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六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四十七

詩集

林伯恭詩集序 宋濂

詩心之聲也聲因于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
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
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
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叙

之也嗚呼風霆流形而神化運行于山河嶽融峙而物
變滋殖于下千態萬狀況沉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无
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談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
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藉是氣之
靈彼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絕騁橫鶩以追于古人前
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墮于鄙陋之歸此濂于
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于春秋
嘗應書鄉闈寔冠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內
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歷佐省憲二

府正色直言百士畏懾時出奇討剪三逆監如烹狐兔
則其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抗弗屈故其發于詩也沉
鬱頓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鐘獨鳴也武庫開而五
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間呈珍獻
異可忻可愕精神為之震眩濂前所謂聲因于氣皆隨
其人而著其形者豈非然耶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
充言雄之旨往々局于虫魚草木之微求工于一聯隻
字間真若蒼蠅之聲出于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
嘉舊傳四靈詩識超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為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六
清新者競摹倣之濂每謂人曰誤江南學子者此詩也
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
之陋信知豪傑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
于首簡世有知言者无深有取焉伯恭名溫姓林氏溫
之永嘉人

劉兵部詩集序 宋濂

詩緣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
逸之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
家之音節體制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

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
雕肝琢髓宵咏朝吟不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
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
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然後可以言詩矣蓋不得助于
清暉者其情況而鬱業之不專者其辭蕪以龐無所授
受者其制澁而乘師心自高者其識卑以陋受質蹇鈍
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
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于五者之外也濂于職方
郎中劉君之詩其殆無所愧矣夫劉君名崧字子高故

為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
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嗜尤在于詩况劉君天分甚高
自為童子時輒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
騷下從魏晉以來迄于唐宋凡數百十家皆鑽研考覈
窮其所以言用功既深精神參會絕無古今之間已而
曰此固可以然猶未也乃束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
涇楊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自能詩名見劉君皆
驚異之楊確風雅夙夜孜孜或忘寢食及徵之于古瞭
然黑白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然猶未也復痛自

策督日賦一篇雖沍寒之折膠熾暑之流金劉君擁鼻
鼓膝時作嗚呼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軸盈几
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襪行纏臨
釣臺上三顧山陟虎鼻峰眺龍門或竟日冥搜或終月
忘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
境有奇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向廣終若
未能舒暢厥志復度庾嶺勾曲江執節石通清遠峽登
越王之臺料流蒲閣泉遊石室歷觀海北名山再涉鯨波覽
瓊臺雙泉之勝而還劉君之詩于是乎大昌矣濂幸獲

讀之凌厲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可測寘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嗚呼前千年而往者吾已知其人矣後千年而後興者孰敢謂無其人乎苟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于遠乎世無劉君五美之具而徒諉詩為易者其果可信乎濂也以繆悠之資玩時愒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之具雖于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有負師友多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濂雖不善為詩

其知詩決不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言之使如愈復生當不易吾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艸所編者凡若干卷艸字鵬舉亦嗜于詩蓋得劉君之傳者也

汪右丞詩集序 宋濂

昔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以橐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豈非天文降才爾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于言辭之或異耳濂

嘗以此而求諸家之詩其見于山林者無非風雲月露之形花木虫魚之玩山川原隰之勝而已然其情也曲以暢故其音也渺以幽若夫處臺閣則不然覽乎城觀宮闕之壯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華夷會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厲其志氣者無不厚也無不碩也故不發則已發則音淳龐而雍容鏗錡而鏗豁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今觀中書右丞汪公之詩益信其說為不然者矣公以絕人之資博極羣書素善屬文而尤喜攻詩當皇上龍飛之時杖劍相從東征西伐多以戎

行故其詩震盪超越如鉄騎馳突而旗纛翩與之後先及其治定功成海宇敎寧公則出持節鉞鎮安藩方入坐廟堂弼宣政化故其詩典雅尊嚴類喬岳雄峙而羣峯左右如揖如趨此無他氣與時植化随心移亦其世之所宜也然而興王之運至音始完有如公者受丞弼之寄竭弥綸之道贊化育之任吟咏所及無非可以美教化而移風俗此其闡物則民彛甚大非止昔人所謂臺閣雄麗之作而山林之下誦公詩者且將被其沾溉之澤化枯槁而為豐腴矣雖然詩之體有三曰風

曰雅曰頌而已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多出于氓隸女婦之手彷彿有似乎山林雅頌之製則施之于朝會施之燕享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為其亦近于臺閣矣乎輶軒之使弗設而托之于國風者若無所用之皇上方垂意禮樂之事豈不有撰為雅頌以成一代之盛典乎濂蓋有望于公它日與鹿鳴清廟諸什並傳者非公之詩而誰者濂或也不敏受公之知十有一年故竊序其作者之意于篇首蕪類之詞要不足為公詩之重輕也公名廣洋乃皇上之所賜其字則朝宗也淮南人洪武三年

四月二十一日金華宋某序

跋葛慶龍九日詩宋濂

江乘沈玄督道士持草書九日登高古詩一卷謁予詩後不著氏名但題越臺洞主四字道士悵然曰吾愛此卷甚見當世鉅儒多叩之鮮有知之聞公聞公素稱談洽願有以識焉予烏足以語此頌意謝先生言越臺洞主名慶龍姓葛氏廬山人久居越中能為詩：務出不經人道語甚者鈎棘不可句每客諸公貴人諸公貴人燕享方樂或為具紙無問生熟連幅十餘慶龍睥睨其

間酒酣筆落處、不自止皆鵬塞海怒欲起無際然為
人簡躁喜面道人過一有所忤即發洩無留隱非知其
磊落無他腸多疏之惟嗜聞音樂又不甚解居一室
雜懸葉玉磬鈴醉然自揚扇撼之閉目坐聽股、有聲
至睡熟扇墮乃罷晚尤落魄依王主簿居初越臺有石
洞樵獵遇者必祝以為有神慶龍悅之刺已像洞前自
稱為飛筆仙人越臺洞主死之日遺言王主簿我死當
葬我墓我元于是洞且用儀衛鼓吹為導使樵獵祝我
如祝山神慶龍初為浮屠中更衣道士服晚又入儒人
莫測其意出語頗涉玄怪恍惚不可辨君子謂其為詩
之仙鬼云今觀其此卷所作雖雜于幽澁而其奇氣橫
發真欲騎日月薄太清視爭工于組織綴間者不翅
猿雀之于虫沙如慶龍何可少也何可少也余故備道
謝語書而歸之使知慶龍非躓、媚學輩可及則其不
為慶龍者又可得耶

項伯高詩序 劉基

言生于心而發為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
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強之者

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虫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
然也而况于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
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乱而其怨恨悲^愁發為言
辭烏得和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犹未能盡喻烏比
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
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
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異夏虫之凝冰
矣故予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
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
無憂者何耶嗚呼當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奠又
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
係于此時也發為言辭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
君之文學而不得^用五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
不足也而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
矣哉賢不獲^用世而亦不果于忘世吾又不知近日項君
所存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為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
而思故序而問之

王原章詩集序 劉基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為詩士大夫之工于詩者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括間予避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為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怪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援邪之志慤、悃、見于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驚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為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為而作耶虞書詩言志卜子夏日詩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以風刺上至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為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

守命大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為詩俱為清虛浮靡以吟鴛風咏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挾其詩以美是非之權不幾于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為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為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于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于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訕上之嫌仲尼不當存之以為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

人為軌範而自私以為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蘇公以謗詩速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曰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故堯有誹謗之木而秦有偶語之僇亂世之計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時也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于土瓦木石也耶

黃子筓詩集序 王禕

盱江黃子筓氏善為詩其詩有曰醉夢藁者皆古樂府歌行五言古體總若干卷其辭簡質平寔一本于漢魏而

絕去近代聲律之弊殆幾于古矣嗟乎若子筓者豈非其意欲追古之作者以為並然可不謂為今世之能言者歟予嘗論之三百篇之詩其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之所作而其為言大抵指事立義明而易知引物連類近而易見未嘗有艱深矯飾之語而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隆污物理之盛衰無不著焉此詩之體所以為有繫也後世之言詩者不知出此往；惟炫其才藻而漫行華綺奇詭浮靡之是尚較妍蚩工拙于辭語間而不顧其大體之所係江左以來迄于唐宋其

習皆然是其為弊固亦非一日矣今子邕乃能斥漫
行以為簡屏華縟以為質黜奇詭以為平易浮靡以為
寔讀其詩知其于天道人事世變物理之際詳矣等而
上之諫止于漢魏而已哉故予以為子邕之詩殆幾于
古今世能言之士如子邕者蓋不可多得也子邕嘗北
遊遭世叔季其言不見用其志鬱鬱不得遂賴今天子
明聖盡收前代遺才而甄錄之故子邕遂擢官于禮部
會朝廷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討論潤色出于子邕者居
多蓋子邕之學不特善于詩而已予故論其詩并及其

平生之槩使讀之者因得以悉其人而又以見與于子
邕之詩能知其意之所在與其學之所至非苟言相好
而已也

黃巖戴氏合族詩序 胡翰

黃巖戴志道稱肯為孟山大家分給諸子且二十年會
有警志道父子辟亂山中各自亡匿不相見者久之事
平始歸如故于是其子曰祐曰祚曰禧曰祖曰禮五人
者奉其父相與謀曰吾骨肉幸脫虎狼之口而田廬貨
賄幸不為強有力者之資追念山中日夜悲望恐無復

平生歡則今何忍遽自携貳而不共有此乎乃合族教
十人同居共爨而志道年六十餘髮不白精力不衰率
其子姓習為孝友事朝夕不倦鄉人稱之余聞其事于
永嘉李君得其篇什觀之乃為之言曰天地之間有生
者而聚火之為物也陽之屬也故炎而上水之為物也
陰之屬也故潤而下上火下澤其性不同故其卦為睽
水在地上其勢无合故其卦為比物皆然鳥獸魚鼈之
生也其翔而集者无其羣而後止其躍而潛者无其隊
而後趨其或觸搏噬嚙而去者盖无有異為者矣至

于人亦然人之相與處者天秩也非物比也國之君臣
鄉之長幼家之父子夫婦昆弟自有生以來未之能易
也而家為最親今天下不幸多故民苦兵革恒側足危
懼即有倉卒扶老携幼流離顛踣于道害甚輒棄去不
暇顧男女剪為俘囚殺戮相食吾恐生人之類且糜爛
漸盡也于是而得戴氏之事以見天理之在人心如青
天白日而人類不至糜爛漸盡者盖有以也夫狹狹天
下之猛獸也其性嗜食人獨不聞麒麟騶虞為其所殘
善人君子天寔相之張公藝李自倫之流歷隋氏五代

之亂而卒有家族教世不啻計其人在當時智不加于
揚素勇不侔于胥若弼善宦不賢于馮道積貨不富于
張筠其所積習不過尋常匹夫之行篤于孝敬友愛而
已耳今戴氏父子兄弟既析而復合焉是以孝友開迹
之始也登登之築基之不固則積之不厚涓涓之流浚
之不深則引之不長尚殫厥心哉國家之制五世同居
者旌表其門異時罷渥所加不在其身尤在其子孫矣

屠先生詩集序 胡翰

屠先生彥德越之諸暨人也先生少處里閑習為岐黃

文獻公判州事見而才之趣令就學遂折節謝其故等
夷覃思于六藝之文百家之言久之學乃大進監書博
士柯敬仲自京師歸延致吳中率吳中諸生師事之
吳為東南都會而敬仲放達喜通賓客至者非中朝賢
貴人則四方之遊士數學相長凡國家之故寔前代之
儀法咸與有聞方是時天下之知先生者非真黃公當
朝公卿大夫著聲譽者往來是也元有國自至元承平
之后人尚弭文而器能多不足于用先生雖儒者所負
魁然而蒐指畫天下事出入古今成敗利害瞭乎若烛

照而叔計近在目中貴人與之遊者聽其言莫不厭于心然訖不引手援之以為國家用低徊不偶僅以春秋試有司取一教官反出白晳少年下則其平生之情歡愉悱悱憂思忼慨觸于物者宜有以昌于詩而發焉余始識先生于吳中先生長予數歲及再見于婺俱且老矣間相與言詩先生雅不自多乃曰子于詩可謂力扼虎射命中矣余聞之惡甚先生其詠我也先生既沒余與^其二子亦久不見前年伯勤自越來言先生之詩必彙次為帙徵為之叙今敬仲又求復徵余言後死者烏得

辭之古詩變而為選：變而為律雖有作者恒窘于聲偶研揣之間患不足馭騁以極乎人情物理之妙觀于先生春容密栗得之自然時涉恢奇不失乎當能發古之所未言而悉吾意之所欲言乃知先生昔者功力之喻于今見之矣夫詩者所以言乎其志也先生之志不伸于當代豈遂泯而不白于後世乎是用語其二子姑慎藏之天下當有采而傳之者矣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唐肅

予嘗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

今廟祀乃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後為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及至吳見海濱有廟祀天妃某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為海神則又孰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耶處女死為神稱夫人謬矣而又謂天妃可乎歷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凡非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今年米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于大母之難當時里人為立祠邑南記之者即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席

席念稷主簿孫衍尉向泳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亮也今祠宇碑碣燬于兵火久矣里長猶能言其故處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為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偕嘗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吾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既廢不得專祠而僅享他邑他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間于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為重祔食為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為非專祠于吾境不可也且舊廟寔作于民官于此者未嘗請封請額于上得若曹娥者尤邑人之憾也故吾

黨之士咸追咏其事而求予序之持以為有司告庶
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嗚呼盛哉邑人
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朱
娥之死二百年人犹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懇
以為急務蓋娥純孝有以感人心于二百年之後而
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之寧不
奮然而興義舉乎不然則亦異于向之官此者矣娥之
未得封謚雖若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曹
娥天妃者猶不得也今國制一新居宗伯者必有知禮

之君子于異代之失庶幾草而正之寧肯踵其失乎敢
因序是詩而及之以識吾昔者之感且有俟于今之在
上者歟

蒼雲軒燕集詩後序 唐肅

肅與嚴君崇道別去二載一日馳書來京師示以蒼雲
軒燕集諸詩并宋家庵先生所為詩序且徵肅題其末
簡肅讀之再四而興嘆曰夫觀天下之盛衰者不觀諸
朝而觀諸野朝廷之間賢舉政修教化下暨六合之內
薰然太和則窮山荒澤逸人雅士始得以被澤承休鼓

舞歌詠焉以適其寬閒安肆之志故游康衢而聞童謠者不待入異都之境聆大章之樂而陶唐氏之盛有足徵焉然則諸子所以獲是樂者謂非亂極還治石窮復泰之時而有之乎肅也靡于官守相去千餘里想像一時之勝集犹能以之興懷而况藻繪之文爛然在目金玉之什洋洋盈耳哉且采民風紀國俗史官職也肅不敏固與聞之矣敢此書以復宗道且用質諸庸菴云

劉職方詩集序烏斯道

天下藝之工者雖出于性聰亦歷歲滋久然也何獨至于詩亦然詩之工非直體裁聲律開闔起伏無可疵焉而已年益高功益深則蒼如喬松勁栢老鷓健鶻使萎爾披靡之氣屏絕于萬里之外人讀之神自張而氣自王也豈惟然哉意速而詞暢趣深而景融神變化而莫之測識向之工人見其工至是而工之迹泯焉如扁氏之斲輪郢人之斲堊服鍊之仙骨蛻而形化然後為詩之工也詩之工固矣然非味道腴而薄世紛亦未足以言詩必理不使情勝道不為物溺天地萬象皆吾之妙焉者也故吐精華自無不美矣如三百篇皆思無

邪豈流于情欲之私翦、為狀物寫情者所可比哉余
游豫章偶會晤太和蕭紳字鵬舉者逆旅間聽其誦所
為詩皆清新典麗問其師則職方郎中劉先生子高也
先生行修學充未冠時即有能詩名至四十有九詩案
為成卷鵬舉刻梓以傳金華宋翰林序諸首以五美備
稱焉固已膾炙人口然五十以後之詩則不在所刊卷
中鵬舉又哀集若干卷示予、諷咏之使人神清骨爽
疲忘憂釋不能去乎儼乎余前所商確無毫髮遺恨者
也先生之詩不剗削而工不削峻而蒼不隱晦而深不

險怪而神不平澹而化不乖俗而道蓋先生自科第進
官職方郎中轉北平按察副使南徧雷瓊北極燕冀閱
歲餘三十載視吾秦變遷通塞得喪山川俗尚人情物
理舉足以興慨惟道、是娛一發之于詩也若是則豈
非年益高功益深以致其然哉昔王子安李長吉弱齡
之詩非不鳴于時第王子安傷于弱李長吉傷于怪又
豈不足徵歟余亦好為詩今老矣而詩不及年尚當造先
生之門求其不逮先為序諸首簡俾鵬舉再刊以取諸
人、見之又將舍魚而取熊掌矣

王敏功詩集烏斯道

世之論詩者孰不曰凡工詩必擬諸古人古之人中孰長于某詩某詩必釋而擬之則庶幾乎音節體裁有彷彿焉者余曰不然今之人信可以擬諸古之創于詩者又擬諸何哉夫心欲有言則形之于詩者代言之音也人之不能已其言而白于人者必有倫有理有開有闔不勞言而自若爾也否則狂惑而已矣詩之作亦然奚必勇為以擬諸古哉昔優孟學孫叔敖執掌誅笑無不似者及審而視之終非孫叔敖也魯男子以已

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誰不仰焉孔子稱其善學柳下惠者也詩之欲擬諸古典否者豈不亦就是耶郡之王敏功氏性聰好學凡賦詩隨意之所至操紙筆立就積若干卷余讀之雄壯雕鏤直致者咸具皆出于性之自然雖未嘗擬諸古人而未嘗不古人也敏功早習舉子業至正末朝廷罷科舉即棄去遨遊燕冀所見者孟廓而所蓄者孟深及歸隱桃園中尤得夫雲霞泉石之趣一發故变化倏忽不可以一律觀也譬如道之化生草木草木之花葉枝幹大小濃淡豈一刻雕而做之者哉

文莫之收拾久且軼墜嘗竊嘆焉則今于北山之請也其能以不敏辭乎夫文辭之盛衰固囿于世運而世運之盛衰亦于文辭為見之然則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可不尚論其世乎昔元起朔方有天下至元貞大德而盛莫加焉公之生也適際其時其所鍾者粹矣其言之昌也有以哉然而羈窮不偶面滯江湖之表詠歎寂寞之濱幾五十年至正初始用薦者通朝籍至是而昔之耆老凋謝殆且盡矣由國子助教轉拜翰林承旨遂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天下斯文之未泯寔有賴焉而孰知

夫養之也厚而用之也不亟是以其望寔如彼之暴著也豈僥倖于一旦坐致顯榮者所可同日語哉自公居翰林國事日非疆圉日蹙故其鋪張帝載黼黻王度之什既與清廟我將之頌鹿鳴鳧鷖之雅比隆至于緣情物發為聲歎頌于匪風下泉有取焉方鳴其盛而遽廢其衰不亦悲乎夫何天不憖遺而公云亡不獨詩詩亡而元尋亦亡矣文章世固迭為盛衰若欽抑覲漢唐以來凡以文鳴者際乎天地之運之盛也其制述乃有治古之風逮夫光祿分裂皆靡然若緒風之泛弱卉

不有作者不能自振焉今公晚年之作雖當運去祚移之際其情舒而不迫其氣淳而不散其言簡以壯和以平猶之盛年也然非其中有不隨世轉移者存乎不謂之作者可乎則其詩誠不宜無傳也公平生寓情詩酒所作至多而不自惜撮其遺尚五百餘篇皆可垂憲來學者公無子一女亦先卒其薨也卜地燕京城南而安厝之北山之力居多北山廬陵人受業衡之福岩寺遊燕京三十年雖佛徒之而喜從吾儒者遊與公交最善今老矣而圖公之不朽者甚篤視惠勤之于六一居士

庶幾無愧也已伯衡之會試禮部也公寔同知貢舉得所對策嘆賞不寔同事者以其言切直黜之公爭之不獲每與歐陽文公言之以為恨而文公以語伯衡雖不獲綴公門生之末而公亦伯衡之知己者矣執筆叙公之詩于改土之後俯仰今昔泫然久之

申屠先生詩集序 蘇伯衡

申屠以君詩鳴元統至正時其稿既多類皆放失于兵燹之間幸而流傳于好事者十有三其子徵極力收拾蓋自君沒後十二年始克彙次成集以授余求序其

明文海 卷之五十七
三
端余聞君自絕非知學即善記覽工詞章號稱雋永時
出為歌詩先輩爭下之而君不自足也延祐間故侍講
黃公筮仕于其州遂委已事為侍講文詞為世楷模然
剛中少容從之遊者鮮克當其意而獨器重君悉授以
心法他從遊不得者君盡得之而君又能因侍講之言
以治經之餘力：追古之作者于是君之詩與年日進
沛然莫禦而其聲光勃然而起炳然而不可遏時之名
能詩者風斯不矣下秘鄉達兼善外史張伯禹甫至謂侍講
之有君也犹吾祖文忠公之有黃山谷陳後山其取重

縉紳間如此哉始余謁伯雨于杭之開元宮伯雨以君
和其詩三章示余私心慕焉及君來為經師吾鄉校遂
獲與之交自是或歲一再見或間歲一見：必以文字
為娛樂海寓寓变故以來出處不同山川間之思見其人
邈乎不可即矣比余歸自江東過其舊遊之處輒為之
腹痛間見其遺篇翰伏讀教遇不自休而不能無九原
可作之嘆則余于徵之請其能已于言乎昔者浦陽方
先生韶父括吳贊府善父粵謝軍諾皋父皆以古詩人
自任東南之士翕然師尊之論者獨推侍講為得其宗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五
君侍講之世嫡也則其所指亦可概見矣余復何言哉
竊讀慨君生長文明之代才高而學瞻使其與一時鴻
生望士文學侍從之臣通籍著廷之間銘金鑄辭作
為雅頌播為歌咏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豈不優為之
然年踰四十再舉于鄉始以春秋中乙榜棲遲學校幾
十五年未及改官而運去物改愁居愴處曾不數年竟
以不幸死矣今其詩之見于集中者多黍離麥秀之音
則其志不亦可哀乎尚幸有子若徵實其遺藁世其家
學足以慰君子地下云尔此余所為撫卷不自知悲

喜之交集也君諱性字彥德申屠氏越諸暨人

友桐軒詩序 胡儼

金川之玉峽毛浴詢其先吉水人父省夫為陳氏贅壻
始徙今居浴詢性嗜琴以友桐名其軒今年秋領鄉書
將之京求賢士大夫之賦咏先余為之序夫琴者古先
聖王之雅樂君子無故不去蓋取其中和之音養吾中
和之德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格神人和上下移風易俗
合于八音宜乎君子之所尚也余少時亦嘗從事于斯
承顏奉歡之際先祭酒公聽之常曰吾聽白雪有八荒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七
五
無塵萬籟俱寂之意聽春江有波濤浩蕩魚龍鼓舞之
勢聽歸樵有伐木丁丁山鳴谷應野猿幽鳥之音聽佩
蘭有楚江湘浦和風麗日幽人咏士之興聽夢牒有蘧
蘧栩栩齊物之心聽御風有憑虛欲仙冷然善之感于
離騷楚歌則如逐臣慕君勇士赴敵慷慨不勝其情也
于長清短清則如雪山清曉風鼓瓊林鏗鏘之振乎廡
廓也于水雲則有擊空明泝流光放棹滄浪之樂于大
雅則黃鐘一鈞始終條理有太羹玄酒之味獨秋鴻如
萬里關山黃雲白草銜枚入塞風迴電駉霜降木落月

冷江空團沙倚渚嘹唳噫：願侶呼羣超然遠舉而琴
于斯為盛乎又當承乏禁林得侍太宗文皇帝于武英
進講之餘帝命出響泉親鼓南薰之操繼之以猗蘭之
曲和鳴肅雍宣暢道德游魚出聽于金河龍驤仰秣于
天廐感通之至鳳儀獸舞品物咸遂于今三十餘年矣
儼自嬰未疾手足不仁每對桐君不能一加指于冰絲
之上追憶君臣父子之間悵然今昔不覺涕淚之交零
也咨詢以英妙之年得琴中之趣而又取以為友迥然
拔乎流俗矣

明文海
遊長春宮遺址詩序 梁潛

長春宮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
元方士正真人者與其徒常居于此當是時琳宮秘宇
儼于王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存據平章陸巍然以
高登而覽之犹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則都城臺
闕府庫之壯榮光在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
陸而薊門高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
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俊拔出而
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巍雄關

北峙凡仕于朝與居于城中者蓋未嘗知惟閒暇登覽
于此而後得之也是歲皇上親御六師于陰山大漠之
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游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
覽而樂之因以又知夫國都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固也
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于居庸出榆關
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而安中夏者固在
此耶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其中故其終宗
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聖明受命攘除
而剷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然以樂夫太平之治而

上方振耀神武于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為生民社稷
久遠之慮者蓋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
懈于位民之儀暨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于其上
而臣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三人得以恬然嬉
遊于此者其誰之力耶誠使在夫五代與宋之際雖欲
側足其間以窺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耶夫士
君子歡娛盛美之事多在于太平之日而能託之歌咏
則有以傳之永久况元之諸賢若虞公邵菴袁公伯長
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因以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為

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鄒君仲熙魯君子祭修
撰王君時彥王君行儉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
予也六人之作見于辭者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
盛矣既相與錄而藏之因為之序後之人得而讀之尚
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中秋宴集詩序 梁潛

士君子當四方無事朝廷清明交游盛而志氣同進無
諱忌之嫌退有講學之益如此亦足以樂矣固不在乎
嘉時勝集樽酌淋漓而後樂其樂也然而樂之于心者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一
無因見也况有暢其志氣發其歡欣形之詠歌使當時
讀之者皆為之擊節羨慕傳之來世思見其盛而後有
時不及之嘆則雖杯酒殷勤卒然相遭固亦一時之盛
也于是永樂七年中秋之夕翰林學士胡然合同院之士
會于北京城南公宇之後于時涼露既降清颺悠然明
月方升而酒行樂甚公乃命分韻賦詩凡若干首諷其
和平要妙之音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樂念其勦正高
邁之氣有以明夫培植養育之功是皆平時蓄之于中
隨所感而發之于此也豈非盛哉其或因事寓思有物

外無窮之情興起感發為萬世不盡之慮者亦足以見
君子之心也因之為序以明夫君子會合之美誠朝廷
亨嘉之際而凡是作非泛然辭語之細也

楊宗彛詩集序 王縉

丙子之春予以情事未申將抵南詔道經于晉安適宗
彛楊先生過余于館舍宗彛會稽人也與予為隣郡然
而宦遊四方者二十年予又迫于騃稚故未之識及予
入蜀始稔聞其名今復胥會于萬里外遂握手歡如平
生繼出其所著貴竹稿為示予讀之累日愛其音韻沉

雄體裁嚴正流麗不至于放乎寔而不失于俚殆有古作者之風焉故因其平生出處歷履感遇悲喜一發于詩以寓其志且請予序其端嗚呼夫詩豈易言哉自三百篇而下歷漢魏晉宋以來至于唐于五代于宋元作者不可以數計而以之名家者百不一二焉何則蓋于辭者每戾于理而得于理者必蓄于辭况又因之以世運之隆汙氣習之衰盛格制之變易而態故百出無復古人之遺意矣此世之談詩者各拘于所溺之偏人或詰之則必指古人以自誣且曰吾學某者也嗚呼是猶

射于蓬蒙而用其故鏃學醫于扁鵲而竊其遺方所謂得其末而遺其本若此者是可以言詩乎哉予患乎此者久矣今觀宗彞之作固足以一洗盲瞽之病茅根世之知宗彞者尚少而予言未足以取信于人也雖然任公惠公有言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若宗彞之詩豈終泯者耶世有米敬詩以脩盛朝之風雅者尚因予言而有得矣

劉大有詩集序 王縉

夫詩者主乎理而發乎情性者也天下之理無窮而人

之情性則一為能不失于理而得乎情性之正斯足以
言詩矣何必鈎竒銜怪如牛鬼蛇神之不可以狀詰屈
聳牙若段彘周自之不可以意求者乃謂之詩哉嘗聞
嚴滄浪論詩体者五十有六有以世代為一体者有以
年歲為一体者有以地理為一体者有以一人為一体
者何其屑之多体哉殊不知造化之理無窮而文章
亦為之無窮譬如聲音笑貌人不能皆同獨言語可
以強同乎哉是故淵明天性冲曠而得于渾然東野危
子困窮而得于寒苦政是各類其人夫何世之談詩者

往、欲以章体或謂体備諸家是猶刻舟而求劍俯地
而捉影愈勞而愈遠矣抑不知諸家之体其能外三百
篇而出于六義者乎苟其不然曷亦宗三百篇本六義
而出入于諸家之為愈予是于此者久矣而未遇知己
者為之道也丙子之春予邂逅劉大有于溟陽一見握
手歡若平生未幾出其平日所作詩數百篇見示予閱
之累日見其犖、有竒氣而凡措詞命意皆不苟誠作
者也間嘗與之論議詩之為道大有益予以言然因微
文以序其首簡時予以情事未伸心志鬱、若醒若寐

諾之而未及為暨還成都追思故人遠不可及且以前言之不可食也故舉予與大有所嘗論者以為序大有其終以予言為然耶

鄭本初詩集序 貝瓊

昔宋景公使弓人為弓九年乃成曰臣之精盡此弓矣公登虎圈之臺援弓射之矢踰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力逸勁犹飲羽于石此功之倍也有窮氏與賀吳北遊賀使羿射雀志其右目而悞中其右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善射名天下此發之巧者也功不及弓人

則其器不良巧不及羿則其射弗神余謂詩人之于詩亦若是焉天下之善詩者非一而詩之工者甚寡務速者不暇工惰而不進者不能工无思之精如弓人之弓發之不苟如羿之射然後可言工矣余獨得之鄭君本初焉本初之詩有曹劉之氣而不肆有陰何之趣而不迫鳴物之妙濃秀千態可謂工矣非其功倍于人巧踰于人而能之乎自國朝混一以來八十餘年宗工鉅匠以詩名世者不少矣本初恒病其無古作者意故起而力掃一時之陋未嘗妄作而輕出之或積思累月而

後成終歲所得者無幾片言隻字不合矩度則屢易不
輟或謂其無倚馬之敏而有閉門之苦夫弓人以九年
之勤不失為良弓羿懸一發之廢遂至于善射則本初
之詩不以遲為病在于遲而工不以屢易為難在于易
之而後進也余學詩二十年未能窺詩人之奧間至正
二十一年始交本初于九峰三泖間因得所著五言古
詩若干篇五言律若干篇精神心術皆盡于此而中州
之綺麗有不足觀矣其門生弟子將鈇梓以余知本初
之深也求序冠其篇端故不辭而書之本初錢塘人性

坦夷與物無競蚤遊四方凡山川形勢欣戚感慨一于
詩形之而世之勢利泊如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自序詩集劉楚

自余入小學從祖父授詩即應口成誦若無面難者久
之天機振觸吐辭出語宛合音韻年十歲先君令賦雞
鳴度江等詩識者類以遠志許之年十六遊興為侗子
師然猶日誦書千教言至夜仍賦詩若文以自程礪居
三年未有異也會有傳臨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詩者
誦之五晝夜不廢因慨然曰邈矣余之于詩也乃歛蓄

性真澃滌故習盡出初藁焚之益求漢魏而下盛唐以
來號為大家者得教百家徧覽而熟復之因以究其意
之所在然後知體制之工與夫永聲之妙莫大_不隱然天
成悠然川注初不在屑_乎一句一字之間而已也故
嘗為之說曰詩本諸人情詠于物理凡歡欣哀怨之節
之發乎其中也形氣盛衰之變之接乎其外也吾于是
而得詩之本焉知怪誕之不如雅正也艱僻之不如和
平也委靡磔裂之不如雄渾而深厚也于是而得詩之
體焉知成樂元本于眾鈞故未嘗執一器以求八音之

備知調膳元由于庶味故未嘗泥一品以求八珍之全
于是而得_又夫詩之變焉是道也前乎千百歲之已往
後乎千百歲之未來其能深造而全之者固不多見其
真知而信之者亦寡矣竊嘗志慕仙遊希蹤岩壑榮輕
宦達抗志烟霞或抱膝窮廬經訓以之噤嚅或放情廣
坐醪醴以之暢酣至于騁五陵遊俠之豪道方闡華年
之思以至離亭送遠繫馬停舟絕塞從征鳴笳奏凱莫
不口佔成什手寫連編發之抑掄繼之感慨抒懷遣興
積日窮年願存者既無足稱而逸者又多不載故由已

卯以迄于己酉三十年之間其可錄者不啻十之四五而時勢人物則槩有可感者矣每歲彙為一藁而每藁必因所寓之地以為之名曰鍾陵曰五雲曰漢溪曰雙溪曰鳳山曰瑤峯曰墨池曰東山曰株林曰龍灣曰北岩曰龍門曰戊己通十有三稿先時避難山中凡囊橐賫挈可以資患難備飢寒不啻極百計而巧匿之然皆不能以保而有也惟茲稿一十三帙貯以小篋野人不知其為文字也深瘞之草間乃獲存焉非幸歟他日余友蕭琳取而校之既慮其襍而無所屬復惧其漫而無

所徵也乃析諸體而類次之若五七言長短古律併絕句三四言等作通得若干首釐為三帙將以藏于家俟余死之長而歸之也其意不亦厚且遠哉若余也方幼而竊銳于學逮長而未之克既強而益以不競忽焉老之將至而不知返惟往時父兄師友所以期待之意每一念之輒不覺悲憤之相仍而涕泗之交下也凡其帖囁躑沓而不能自己于言者譬如雉鳥之志焉春秋蛩之號寒有莫知其所以然之故者矣卷曰是可以觀可以咏可以興則吾不知之矣請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朱宗珏行卷詩序 王褒

昔予內叔禮部員外郎林鴻子羽與今紀善鄭定孟宣待詔高棟廷禮首取滄浪嚴羽氏評詩獨師夫唐而周玄又玄黃玄日之從而唱和之力挽元季頽波而迴之東以道其性情彬々乎正聲矣一時閩海之作其大者往々造乎開元天寶李杜高岑名家之間奧其次者亦躋夫大厯諸才子藩籬開冠珮儼雅金石鏗鏘誠有唐之音焉後予隨牒四方獲見吾閩作者篇什彙々追蹤先達之武嘗嘆夫後生之可畏而詩學之有傳也近朱

生拱其父軼中氏官嶺南司微當考秩銓曹生携詩囊走問安于京師解其囊得閩中明游餞贈之詩長篇短章咸可諷詠予竊讓先進之獨識而私予言之不誣矣厥後內叔捐館舍又玄官禮曹員外郎玄之去為泉郡師亦物故獨紀善待詔公偕予軍校理秘閣獲侍杖屨未時窺一斑裨益多矣以生年方壯文采振發誠用力從事于斯以鳴國家之盛于閩之南者非生而誰予將以是考其詩之學焉

游雲居詩序 王褒

洪武二十七年春予以承乏來教筠郡訖茲年舊教職者旋例謁選于京師遂出居于蜀江之觀而筠之大夫士與余為文墨游者遠近謁請殆無虛日殊不知車馬之有行色矣越二月既望胡先生商用泊四三君子過余寓所且謂予曰茲辰花朝雲居盛利且風日好甚無它出余踰躍而作願摳衣以侍繼而郡諸生陳常邀余飲諸賓且欲中輟邑司訓華子安氏走而促曰置酒高會將有日矣且四美二難之併先生其能遂已乎余曰厥言良是遂命二生挈舟于江舟次岸下同官彦蕭彦

良偕張如山時來謁有若不期而會者耶與把臂談笑提壺揭榼共載舟中日亭午乃至危不能夷行予與彦良如山年且富牒屐先登諸君子翼舟子以上童子從者牽雍援木以從遂席于寺之西崗酒數行松檟疏日色逼人不可久復移席于寺之文室獻酬交錯盞盃狼籍彦良歌太古詞以侑觴日轉衆沾醉覓舟以旋時山花盛開重坐掀蓬興猶未已援舟以上呼酒于溪江之田舍日將入倒影江中江水盡染頃臾月亦東上江流如練酬酢之頃景色頓夜宋遂賓劉伯章謂予曰茲游

之良固宜有記况旬月之間聚散之不可保乎余應曰
然遂各就席賦詩余醉章未能成倚肱而寐翼日哀諸
佳作殊將成軸僉屬余序其端噫雲居勝地也諸賓勝
士也以勝士而集勝地勝會也天壤之間此樂豈多見
乎雖然士方三十年外十室之色萬家之郡烽火相望
營壘相鄰垂髮戴白左提右挈宵行晝伏粟、若喪家
之狗喘、若首止之狐豈知復有今日哉自昔而今少
而壯、而老舉折、然含哺鼓腹而樂者絲毫皆帝力
也僉以手加額曰不知所自同游者胡商用宋遂賓蕭

彥良燕山劉伯章張如山蘄水劉允中天台華子安道
士一人廬陵劉洞雲王謙何定其二生也童子二人誠
善共十又三人云

衣冠林下暫淹留
檣燕汀花滿去舟
却笑蘭亭無逸
少于今誰識晉風流

孤棹穿花度
芳樽傍柳開
幸陪高客會
愧乏子雲才

其不同而窺其間奧則謂其氣格渾完骨肉勻稱浩浩乎若元氣坱圠元兩間周萬彙而厚且重者適兩相埒也學杜者固誠未易及而間學李者率喜于飄逸弊于輕浮蓋知李之傑于材高于趣而于學之卓者猶未悉之識也昔者考亭朱夫子疑孔鉉後出書序不類西漢文蓋以格致輕故也予于學李者亦云廬陵龍子高氏來京師出其詩示予多其學于李而獨得其不輕而重者有異于人子高自言為樂府甚多惜予未及見也噫詩至于李幾于聖而不可知者豈若有意雕飾涉

于筆墨蹊徑者之為哉現其詩所謂清水出芙蓉者可想見也已予妄意學焉未闖二氏之藩籬者也子高其有會于斯言乎子高之詩題曰釣魚軒集於其歸語之曰子之于詩蓋將掣鯨鯢于碧海者矣尚其繼見蓋有以發予望洋之歎也夫

題黃東谷詩後 方孝孺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固不復學詩夫因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

口不通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
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萬物之奉車馬服食非
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
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
得氣滿發而為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
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
子之歌謠以豁其胸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
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
避之而何憚于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飢

寒流離夫孰可以為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
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已之非果達也
象山之東谷有士黃君思銘過余侯城山中其身甚約
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
百篇為余誦之金鏘玉響宮鳴徵和有瓌奇纖妙之現而
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為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歷
覽天台諸山以尽岩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
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世之所
鮮哉

許廷慎詩後序 林右

廷慎在鳳陽時嘗讀杜詩忽然悟曰古人之高乃在是矣遂斂其平日所作向火焚之自是歷半年不作一詩惟晝夜誦想幾至忘食寢人或以事問之皆不知所以答駁：似偶人一日呼童子研墨甚急大書所作感興諸詩極其闊壯時江西劉先生子憲以詩自負見之歎曰是子且來逼人矣余因取觀之誠非近代人語言也問其得何法而然慎曰法可言也意不可言也上士用法得法之意中士守法得法之句似吾詩幾用法矣

如是而起如是而終如是而為開闔如是而為抑揚頓挫如是而為輕重高下意之所至詞必至之固未嘗囿乎法亦未嘗廢乎法也古之藝人如庖丁輩千變萬化皆隨其心手所出無他焉亦惟善用其法耳由是而觀天下之術未有不能用法而神著也余雖知其言之美而不能用其言者矣會別歸廷慎詩日有名及去年相見秦淮上探敝囊中得錢二百酤市中酒相飲寓舍廷慎執酒誦夢予詩其首數語曰少時結交友悵：長憶君何期夜來夢復傍平床親握手步芸閣示吾高世文

渾雄脫凡近要妙幾通真予歎曰吾豈文士也耶廷慎曰予非文士豈有經濟才如右豪傑者乎予曰吾雖非豪傑亦不願為文士也廷慎笑曰吾別林生久不意其狂態復發既而又曰子雖狂大丈夫立志當如是也拘拘文字之末抑可悲夫時夜已二鼓各擁衾而卧明日散去俱迫于所職雖時：會竟不能此時之款接矣未期月廷慎得疾將死曰吾以稿累子吾謹藏諸篋中未嘗敢易出也出則必大哭失聲思少時與廷慎同在邑庠廷慎穎悟絕行輩獨竒余可交：抵其死時十有四

年中別去者惟二年爾然有以書相問也語相通也豈如今竟不復見乎是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猶足以起人哀慕况其乎澤之所存者乎嗚呼廷慎已矣間雖恍惚見于夢寐覺視四枕惟月露凄然而已豈不可哀也夫豈不可感也夫

金華城川十詠詩序

童冀

金華漢長山邑也連山環抱郡城其西中断如珉浙水出焉浙源發東白山繇烏傷西下經郡城南合華谿水為雙溪又北折東鶩而入于江其山則北走嚴陵南極

閩嶠東逾天台委羽以達海上之諸峯焉故自六朝以
來號為水名郡余生長是邦足迹所逮者北之羣山若
金盆紫岩者以十數金盆蓋晉黃初平牧羊地也紫岩
則齊劉峻讀書石室存焉又其西為金華洞天南上名
山所厯亦以十數惟永康諸峯尤為峻峭而岩靈石室
則心所願遊而未遂者也洪武丙辰冬忝徵至京明年
而職教全湘泝大江西上五千里凡吳楚名勝若九華
匡廬之勝秀彭蠡洞庭之險與夫岳陽黃鶴之偉觀可
以動盪心目者固亦多矣而猶以未屬厭也蓋全湘距

春陵不三百里舜之九疑在焉雖旦夕心所鄉往迄弗
如志及舟道衡陽距南岳一舍而近亦弗獲寓目焉將
造物者靳而不畀人乎良由是身匏繫故也暨來雪川
覽天目之奇峭觀震澤之浩汙及鄉所經歷者視吾故
山若有加焉雖美而非吾土昔人所以具歎也今同郡
朱世庸不遠數百里走介吳中待其所居城川十詠徵
余序引城川去余居總數舍密迩石室固平昔所願遊
者也所謂十詠若華釜之峯棲霞之洞已多歷年所其
他若亭若軒若齋居若樓觀則創自朱氏也使徒有是

境而乏軒亭之勝或淪于間曠有是室而非其境亦烏
 足以辱高人名士之篇咏哉聞朱氏之居其地今數世
 矣其所以克專其勝者必有其道矣昔之金谷華林千
 橋平泉其樓觀之偉花石之夥視朱氏奚翅什百倍蓀
 也然而數十年間鞠為茂草雖欲仿像其遺跡而不可
 得惟唐王摩詰朝川則業逮今犹可想見誠以篇詠犹
 傳故也朱氏之志其在斯乎雖然是境之勝固藉人言
 以傳其所以克世有其勝者則賴乎後之人有以持守
 之也朱氏之處此其必有道矣余髮種：旦夕得告東

還或杖策一來克攬奇勝倘其目力所未逮者亦足以
 酬素志矣嗟乎故山百里猶在苒半世弗克一造其境
 則夫數千里外所謂九疑衡岳計終不可得而見矣然
 獲歸老故山逍遙林壑以優游卒歲所得不既厚乎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尚幾焉

舒嘯軒序解縉

聲之動也未始不由所感也雷霆之砰自風水之震蕩
 聲之出于自然也鐘鼓鏗鏘瓠匏之激越笙磬之擊發
 聲之出于使然也皆假于器以出是聲也人之歌呼悲

涕笑嘻哭吽噫嚶呻吟咏叩喜号慨然而太息劃然而
長笑者假于口吻喉舌昇嘍喻呼轉運動定以出是散
也散有萬不齊感有萬不齊以不齊而自然者出于
器之虛而感生焉虛實相形動靜相摩也孰為有形孰
為無形孰為有心孰為無心理為之主彼有無虛寔動
靜皆賓來而子從此之謂齊之以不齊也途人毛仲鼎
兄弟即山林之靖逸无朝事之擘紛主于靜也以舒嘯
名其軒豈七聲辭備乃獨有適于嘯乎登高而望遠感
物而興懷雷電風水自然之散日变其前而不能動其

嘯之靜也舉足而近涉观物而匱煩感人而匱應浩然
思安而劃然之意塊然其中不定其虛也然則其主也
固無時而非恬淡冲安之地其感也固無往而非清和
會適之天雖得于嘯不泥于嘯非若成公之賦蓋拘
也歌呼悲涕笑嬉哭吽噫嚶呻吟咏叩喜号亦未嘗不
嘯亦未嘗不嘯以舒其志意所觸所傷亦必舒而後
能嘯也何也山鳴谷應風起水湧此何如其感也仲鼎
知使然之散不異于自然之散也天地萬物固一體也
則一軒一嘯也心齋坐忘無以異也不然則春蚓秋蟄

嚶嚶灌莽之中皆有散也彼且何所感也仲鼎兄弟與吾友子寧善既已求其記則散感動靜虛寔之妙他日以余言告之非知道者不足辨焉諸士大夫願為舒嘯詩更以此弁之

北齋詩序 解縉

玄氏與赤氏為友周流南北赤氏之居南郊也詫之曰天光赫曦萬物潔齊向景而夷明燭無蔽不慄斯以寒拘每熙夷而傲晚振衣千仞濯足滄涯其人不為噢密疏通易知渴飲不厭清飢食不畏凝飲冰茹蘗無所僵

抑子之居殆不如是矣玄氏瞿然而笑戚然而悲曰吾與子行日中子曰暘而清冷之求也求之于外不居子內吾雖與子身南交而心予所居也玄冥敏寂清水堅雪凝不以日熱不以火盛不隨燄以馳守吾玄而自怡不覺暑之切飢而莊生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非幾欤然吾未嘗專其固而居之懷也吾可以南而子不可以北也子且之吾北齋而覩焉於是赤氏奮目舉頤頰吻唐眉勃然曰我且適之玄氏不之拒也未至乎朔漠之野而已愁于燕易之方盱衡於凌層隆指而慄脛

曰予不能為此行也心服玄氏獨與道俱不慄不熱犹
 不磷淄也予聞此久矣前年西昌尚仁蕭先生與現夫
 羅氏孟昭之北齋予舉以詰焉先生啞然笑曰有是哉
 孟昭從予遊今其子又從予遊嘗謂道無不在也北齋
 之景與諸士君子能言者歌之咏之無所不至矣不知
 他日孟昭與其子出是北齋而南也東西行也能不忘
 其日與蕭公游而讀書談道如在北齋時否乎如常以
 是為心不炎之附而寒之慄也則先生之道無不在之
 言審矣今年先生沒孟昭出此詩凡若干首叙以弁之

吉水庄宴集詩序 解縉

蕭侍御楊忠襄文節之里至本朝之初有十老者道存
 先生為之倡和而隨之者蕭之良曰從字與善衍字樂
 善揚氏則思忠思文道濟廷璋彥璋彥敬劉氏子通合
 而命之曰庄溪十老相與月會必飲必賦詩
 循環然亦時有嘉客歐陽先生師尹孫廷望廷璧聿修
 家季父原祿雞魚蔬笋取具隨時而文字之歡樂近所
 未有也且孰無老者田農草坐未足與此樂也孰無宴
 者臙園妓狎未足與此樂也孰無詩者孤嚶寂咏未足

與此樂也陶淵明而得十人者其必不為虎溪之遊也
矣若此十人者偶聚一堂偶為一會猶是為後來者之
談而况皆文皆賢比壽連會而連歲也哉蘭亭數篇
猶或以傳而况此盈帙也哉然予平生亦嘗叙論天下
是編也僅于吾吉水見之且十老者今皆有後能文樂
善令子仲素求予序則十老者又前顯後賢也難_矣哉
仲素諸賢勉焉老而繼焉予時謝事則將繼予季父為
嘉客也

送楊修撰詩序

楊士奇

仁宗皇帝臨御之初下詔求賢山東按察司首舉仲舉
明年徵至吏部尚書屢試文章奏授翰林檢討預修永
樂洪熙寔錄陞編修又修宣德寔錄陞授修撰士奇交
仲舉五十年仲舉淳厚而坦夷貞靜而直諒非聖賢之
書不讀非合禮之文不窺言行雍容未嘗有過粹然如
玉也余嘗升其堂拜太安人高年懿行言有師法退而
其兄伯升惇實恭謙簡靜坦易一家之間慈孝友悌溫
然如春也余交友多矣求其人如仲舉固鮮求其家之
母子兄弟如楊氏加鮮故余初別仲舉也恒思之不置

及出而仕同在翰林又各牽職務不能如往年之散逸而適也仲舉今謁告歸展先墓武昌少師少保兩楊公禮部侍郎兩王公以同史館故賦詩送之余最故當序簡首盖予因之有感焉水木本源之心人同也今之仕者大率三四年五六年遠者十餘年皆得省桑梓拜丘墓以伸追遠之情士奇之寡昧初祿三十有八年訖無寸補徒以寵恩之厚而不能一日少伸其私於別仲舉云何為情又念少壯遊武昌往還幾十年於時同輩六七人皆志合道契相好相益萬交誼于金石抗志尚

于浮雲殆不知有人間富貴憂患事若將終身焉者既不能如志相繼多出或仕或處今亦多謝世獨舉仲士奇兩人存故余於茲別亦難為情嗟夫山川不改古人之遺跡故在仲舉展省之餘鼓蘭棹絕長江登禹書之大別俯屈騷之江夏南望曹孟德周公瑾之赤壁東睇蘇子瞻之樊山雪堂因舊游興懷舊交而有存沒之異仲舉亦豈能忘情也哉動于情形于言嗟嘆咏歌必有不忍已者明年北上必將倒囊以慰我若夫勵之為臣之義而戒滯于私者君子之心何俟于余言

賜遊西苑詩序 楊士奇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勅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遊現西苑以息勞暢倦于是成國公臣永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崇尚書臣進臣漢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令徧歷周覽從容勿亟于是誠

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現新作之圓殿迺而現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為臣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侍皇太后宴游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廷周廡規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顙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皆福延和三殿及瀛州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適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

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上
命賜黃封之酒御厨之珍令咸醉而歸又拜受命方爵
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倉庚如黃和鳴
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
弛文武之道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
萬幾則以閒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茲誠宜又
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恩甚盛也
于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摠若干首臣士
奇預侍宴間于茲屢矣是以謹序于卷端云

東郭草亭宴集詩序

楊士奇

聖天子嗣大寶之明年改元正統仁義之施洽被遐遐
稿者以蘇仆者以植萬彙咸暢而凡中外小大之臣咸
洗濯修飭祇奉法度天子恒昧爽朝百官親萬机既即
御經筵文學從臣執經左右講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道日恭日勵不敢怠逸乃三月之望有賜假於
是講臣九人預約郊遊以娛一日之暇是日早朝退聯
騎出文明門禮部尚書胡公適邂逅焉遂偕東行二里
所鴻臚卿楊君思敬望而欣然出迓指頽道左而言曰

此中可以少憩也皆下馬徑而入折稍北曠地可百數十畝環以葦樊之內皆蔬畦麥隴溝塍秩如畫中置井作轆轤引泉灌注凡種藝具有條理蓋思敬別業也衆從容周覽還坐井傍柳下共歌艷思敬之樂思敬飲客嘉茗遂治具延入坐小亭覆以茅儉質而清雅幽邃而闔爽亭之外雜植名卉異果周垣以護之垣之外樹桃李杏時花盛開儵然有塵外之趣思敬舉酒樂客一叟絃歌佐之爵行無筭客亦欢然傾寫皆賦詩留亭中既而夕陽丹薄西山思敬送客出曰願歲以是

日候從者于斯又謂士奇曰願序詩俾後之人知衆君子之嘗樂于斯也夫君子之樂豈苟焉者哉何也生民之失寧非樂也處非其地弗樂也與非其人弗樂也今聖明在百職舉而民生遂海內無事可樂且暮勗于職務而得適意于曠間蕭散之濱以坐玩夫時物之發育可樂斯集又皆卿大夫之賢蘊道德而服詩書志合而言契靡不可樂矧思敬好客有鄭當時陳孟公之風若之何不樂哉樂而形諸詩歌樂之至也後之讀詩者尚考其樂之所自詩凡十首皆近體是月某日序

沙村江樓詩序 楊士奇

沙村江樓者鄉先輩劉伯川之所作也沙村在吾邑之南山水深邃幽僻之處四方往還之途所不及而劉氏世居之伯川劉之秀而文者樓據沙村之勝傑然而特出鄉名卿鉅老皆有賦咏記述歷世變故伯川沒無子簡牘散逸無存而樓亦久仆其從弟伯墳今即故址復作之伯墳能記憶劉尚書子高故所題樓中長句及所寄伯川近體之詩間于翰林諸公誦之諸公聞尚書江樓詩皆喜而繼作者曾學士而下若干人伯墳併稗之

以求予序樓始作于伯川余雖不及見然觀伯川可以知之伯川先公同門友嘗聞邑老言其家甚富于崇儒禮士汲汲恐有所未盡元季兵亂攻剽充斥民奔竄深山窮谷不能保一時率視沙村為王官谷而邑之士大夫挈妻子走依伯川伯川傾倒迓迎館穀之不使有幾微羈旅之意益久不厭凡依伯川者皆如家焉尚書所寄近體蓋謂此也伯川平生輕財如糞土年四十尚有田數千畝一日悉散予其親戚閭里又散遣臧獲獨與其妻處敝廬數楹僅蔽風雨而旦暮饘粥休々自得也

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覩人且喜獎掖後進士奇年十
四五與陳孟潔往拜之皆以故人子見愛是日雪霽酒
酣以予兩人循溪行咏命各賦小詩言志孟潔對曰十
年勤苦事難窻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香風揚柳陌紅
樓爭看綠衣郎予即一時景趣塞責曰飛雪初停酒未
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清人骨貪看梅花過野
橋伯川頷孟潔笑曰十年辛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又曰
不失風流進士頷予笑曰雖寒士當耐又曰人有不為
而後可以有為其勉之後伯川卒二十餘年孟潔登第

為翰林庶吉士而卒今又二十年余幸存餘喘皆如伯
川言然予未能有副其所望恒用內愧伯頃自刑部主
事再陞郎中相與同翰每共論往事追念前輩高風遠
韻不可復得今喜伯頃能繼其作樓之意也故因叙諸
公之詩併及伯川為人大畧云

送翰林侍講陳德遵詩序

楊士奇

余與德遵家居里巷相比幼而學也孤苦相類仕而官
也職業相聯於論議趨向亦靡不相契余去鄉二十有
五年德遵亦十有餘年水木本源之心皆未嘗斯須忽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一 七
忘也幸遇明天子推恩官其先世又俾得以展省歸顧
余之菲薄辱在公卿後不敢先其私而德遵奉命書還
登先人之丘壠拜頰薦告以昭寵貺而申其孝思退則
會其族姻鄉閭以寫夫久別契濶之懷何其榮且樂也
於是士大夫相與賦詩贈之而委首簡于余：因之有
感夫族姻鄉閭之素厚於吾徒者矣始來而餞之也愛
之祝之冀速其達聞其雷一命進一職則居者交慶于
家行者樂告于途曰吾邦之華也又聞克慎厥行修厥
職則老者興嘆少者興慕曰吾邦之華也而聞有弗率

于道則閔焉以戚而犹幾其改之以不忝吾邦也嗚呼
其忠且厚于吾徒如此吾何以報之哉古之禮君子雖
貴且富不可以加于其宗其鄉而吾鄉前輩尤致謹于
斯百年之間耳目所及舉其大者一二人元盛時先少
傳吟懿先生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歸恂：謙溫不改
其布衣時而歲時宴聚閭巷間無貴賤貧富一以序齒
而傾寫無間洪武中劉槎翁先生以吏部尚書歸尤謹
謹下鄉里於親戚隣曲雖至貧賤恒相歡洽雖童叟接
之不見有情容雖畜一騎未嘗以行城郭中君子于族

姻鄉閭其道無不然也前輩遠矣後生寡昧無聞挾其
貴富忘其桑梓之恭敬忽父兄之交游矜傲澆忍其為
薄如此夫安知富貴之不可終恃也哉幸吾鄉之未見
斯人也而吾道路所見蓋不少矣每與德遵道論及此
未嘗不共駭異愧汗而何幸德遵之歸以繼前輩君子
之行以答鄉人老長愛厚之意蓋君子之行必信于鄉
人而後可以信于天下德遵尚以吾言歸諭諸來者其
毋俾胥淪于薄也

西巡扈從詩序

楊士奇

宣德甲寅秋居庸之外懷來保安宣府萬全皆大熟上慮
邊人安于足給而忽警備也乃九月甲申車駕親巡飭
之詞林從者士奇勉仁弘濟德遵士奇年七十特給輿
卒二十人而道中氣候清和動息舒徐踰令嚴肅行若
不勞居者無擾間駐蹕平曠命將士飛放馳射用閱武
也是月丁酉至洗馬林蓋去宣府西百八十里洗馬林
者旧名萼蘇林語襲訛也時北鹵阿魯台之衆為瓦剌
摧敗狼狽假息塞下左右從吏希寵迎合之臣多請掩
捕之者上曰朕知飭備耳困人于厄非王者事不聽從

明文海 卷三十一
臣中士奇為最不習兵事間以文事承顧問而寵遇恒均一夕召問士奇卿數日馬上六賦詩否士奇惶恐叩首上慰勞再三既班師十月甲辰至北京扈從往復裁二十日其間情之所至六時見諸賦咏凡得小詩若干首記憶前五年從巡邊至宣府往復二十日在道未嘗不寓興于詩而以今視昔年益邁氣力益衰詞意益鄙陋無足采特以其發于一時之扈從而將來亦可攷見歲月故遂錄之而不棄云

重遊東郭草亭詩序

楊文敏

正統紀元三望日余與諸君子遊集于鴻臚卿楊君思敬東郭之草亭其宴樂之盛皆形諸詞章思敬亦甚以為難得願相與為嗣歲之期少傳廬陵楊公著其語于序矣去年以公務弗果行乃以今年茲由尋舊約其景物暄妍園林幽勝俯仰如昨而酬唱歡洽詠歌雍熙文明之化有加而無替惟朋簪之盍視初會少二人焉因相與慨嘆以為斯須之樂有不偶然得也詩既成屬余序首簡洪惟聖天子在上治道日隆輔弼侍從之臣仰峻德承宏休得以優游暇豫登臨玩賞而歲復歲誠可謂

幸矣意之所適言之不足而咏歌之皆發乎性情之正
足以使後之人識盛世之氣象者顧不在是歟昔王右
軍修禊風流瀟洒然當典午偏安之際文潞公嘗英會
志趣高邁又多出于衣冠謝事之餘今余與諸君子慶
遇難而散氣同使東郭草亭不減_蘭草亭洛社之勝是又
可嘉也雖然斯一日之歡尔而尚拳：思有以續之則
夫所以續其散光于百世不朽者當何如也余又願與
諸君子加勉焉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九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五十

詩集

南郭子詩序 劉定之

南郭子者萬安東溪郭君季鉢之別號也余少時常一
訪焉君方弱冠而尊府即溫翁尚無恙間出所為賦數
首示客予從旁讀之鏗然金石之鏘鳴粲然珠玉之磊
落私心起敬以為若君者異日不遠到不止也其後予

叨竊科目日碌々世務君則留心古學囂然養高泉石
 間或勸之仕輒搔首遠去蓋彼此契濶者四十年于今
 雖常音問相及獨時々往來于懷恨不獲一見以敦夙
 好也歲冬十月忽寓書以所作南郭集一帙遺予屬序
 予受而閱之累日其五七古體出入李杜律絕則倣盛
 唐諸賢為之大篇短章春容閑肆察其志蓋欲上追古
 作以與之並非獨徇世俗之好而已也予因為之嘆以
 謂向日所見以起敬者既以為難得不意今之造詣一
 至於此也則又嘆國朝列聖相承網羅豪傑天下之材

自毫髮絲粟以上靡不出為時用以謂文章當止於館
 閣而已山林之下無復有之乃今得見有如君者因又
 疑世或有之蓋予未之知也雖然設果有之而予偶未
 之知亦必有能知而道之者而不少概見何哉然則如
 君者果然不多得也君年未六十不幸以疾廢然君素
 高尚就使不廢于疾予知其不肯局促於祿位也審矣
 豈非其負于己者重故其視于外者輕邪將自得於言
 語文字之工而以為功名不足懷邪惜也君素知事不為者予難知之無益於君也雖然
 若是集者自足以傳于世知不知何患哉敬序以歸之

浙水較文詩序 岳正

文士之未也不深於道者不足以知之知文亦難矣莫如善者之文易詩書春秋禮樂皆載道之器語曰學者守一經皓首不能窮不能窮者不深於其道也道不深而強自誣曰我知文我知文何異乎審音以贖鑿色以盲其不白黑而濁清者亦幸中而偶得耳夫何恃而可信哉試嘗論之世之能文者孰加於周公孔子周公傳易孔子繫之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為一辭之贊則知雖賢者猶不足以知聖人况以不賢而知賢者乎是故

皓首不能窮之談非誣入者也雖然周公孔子不可尚矣漢以選作者姓然而獨名楊雄韓退之為能文雄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劉歆觀之詆為廢物雄之名蓋終漢世而後顯退之凡三黜於禮部而自訟曰為文而為舉世之所不好好退之之書自宋歐陽永權始以雄退之者作者尚暗於當時而有俟於後來又况其下者乎其或見推致與於流輩時俗者非借重於高譽托筆於時名如左思之賦張華之詩則亦下里巴人之唱和非如體道者真有所見聞而黑白清濁於去取之

間也嗟夫作者代有而具目者不多見知文之難其亦信矣哉郭明郁彥文蜀之長壽人也以春秋發解嘗分教於晉寧古鄭二邑陟學錄為今駙馬都尉薛桓賓師授徒京師京師子弟各以其所習經求指授者未嘗辭之其處而稱達才而授魏科躋臚仕者問其所從游則曰郭先生吾師也予用是聞其名熟願見而未暇也景泰庚午之歲明郁將枝文於浙議者謂山之東西中原之鉅藩也而江南文物浙水為盛明郁乃能歷持文柄其延譽於天下也又何博哉於是相與咏嘆其盛形而

為詩詩成授予以卜氏之位嗟乎易之奇書之古詩之婉春秋之簡嚴禮樂之辯博其義與其辭微其文未易以通也而明郁能指授諸生使之有成非明於道者哉夫既明於道而用以觀人之文是世非美惡之辯有不能有不能逃於洞鑒鑑照之下者矣今天下之大不可謂無所謂楊韓之徒者明郁自蜀來京師嘗徧觀全晉放於齊魯今又南游兩浙其亦有所謂其人者乎使其果有而亦願見之否乎予嘗恠時俗流輩以知文自負者大歸是古而非今貴耳而賤目乃今得明郁明郁其亦

有意於是言乎則吾求償宿昔之所願見者而與之雄辯天下之文於楊韓之後矣姑書此以為先容

永感詩序 岳正

登科之制錄及三代雖存沒有間而皆書之之法雖立義不一而皆以為榮其父母祖父母存者曰具慶曰重慶之幸也具與重又大其幸為之幸也父存者曰嚴侍母存者曰慈侍之奉也一親僅存既非具非重者可擬故變其例而各以所存者書之曰侍幸其猶有可侍者為之幸也乃若祖父母父母俱不存焉者雖有祿位

其誰與侍是不幸也不幸而為之幸故不得已而婉其辭曰永感之者傷也永者無極之稱也使人傷而至於無極其為不幸也亦大矣嗚呼永感之詩義其然乎景泰初科是為辛未與榮錄者殆二百人前監察御史今福建按察僉事巴蜀牟公實用永感書幸而公則弗自幸焉每抱錄泣曰登科者先志也先志遂而先人逝將誰榮乎於是與公同升而稱同年者多得公志形為歌詩所以褒公之賢慰公之懷抱而悼公先世之不幸者悉矣公既帙而為書乃述其故以俾其屬燕山岳正者

序之正聞公於書無所不讀於古今上下事變無所不究知而通習自職內憲至僉外臺以得體聞於天下也久矣願得與公論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固道德事無容議矣乃若王陵者從漢去楚得其母以招陵、母乃伏劍以固陵志有若溫嶠者勇為越石通使江左其母不聽嶠乃斷裾而往母死阻婦竟違本志此二子者勲業忠誠登閣漢晉流播今古君子曰未若徐庶者遺名以全親之為是也大都志節之士多孫情飲氣於功名之會豈非累於親之存未免有所顧慮忌避乎哉且

如正者雖曰不敢擬公亦嘗泰冒科目承恩之日頗以慈侍自慰及乎得罪播遷禍延老母退而慕庶無嗟及矣靜言思之縱令得似二子成功業尚不足以贖其終天之憾况區區者烏足道耶又如公者當為便為無所顧忌所以道行於一時他日功名之就足以班二子而無二子之遺恨焉嗚呼君子觀之政不必以仕而逮親不逮親者為幸不幸可也

甘谷堂詩序張廷寧

風俗通載南陽甘谷有菊大滋液浸漬谷中千餘家飲

者皆高壽邑士徐君公舉早學醫讀東垣丹溪書得中和治法環境之人仰其藥少者安老者康疾者良愈用相與號所居為甘谷堂其名未著也去年冬友人張用宏患重疾幾危始延致公舉公舉至視大驚曰幾枉君命然非死病用藥反耳投數劑而復察公舉始無吝情終無德色諸所交用宏者甚難之乃即故號為詩以謝求余序首簡余聞神農書以菊為養生上藥能輕身延年水錄以乳泉石池源深靜活為佳品甘谷合二物之美宜飲者多壽然所以能致壽者取便而用常也公舉

誠能虛懷有容絕去畦畛使人不難於求不為物間則環境之地皆甘谷自是可戶致壽於愈疾也何有吾因是有感夫天之厚於人非獨南陽古者山澤之利未窮土地之力未盡君民有相足之義公私有相須之功上無甲兵土木禱祠征斂催科借募之煩下無道釋遊冗技術聲妓奇麗淫巧之耗凡民所資以養生佚世者皆得便取而足於用燮理承化者又為之樽節道制修和相協以安全之所謂生之不傷扶之不危節其力不盡故其名多壽後世法制漸密休戚相懸無古人之所有

而有古人之所無向之所資以養生佚世者取之有禁
用之不給而飢寒勞困之病生矣為是故也農迫於耕
商迫于貨工迫于藝士迫于業及其從仕又反以所病
病夫所治之民雖萬有甘谷亦將蘇汲盡矣奈之何不
相尋于顛連也古人謂達為良相不達為良鑿民病甚
矣愈之者其惟良相乎方今明良相逢四海仁壽公舉
方將教其子永泰向學從士仕其道進矣因序詩也聊
發吾之所感

學詩齋卷跋張寧

孔子謂伯魚不學詩無以言所謂學與言通達志意體
切事理而自有以善於言非欲誦習其文以資辯說也
自觀興羣怨之教衰而三百篇勸戒大義盡湮於聲律
文詞之末雖盛唐諸家亦不出此但視漢魏以降稍能
和平雅澹庶幾溫柔敦厚之遺意猶有存者耳先輩謂
刪後無詩蓋自有見或者遂洞視近古至謂宋儒之詩
為無物幾欲一掃而空焉者棄本逐末弊一至此夫文
章固各有體聲韻亦自不同然未有外理趣舍經典而
可以言詩者詩有清新者亦有優逸者有沉著者有痛

快流麗者有豪宏放蕩不可拘者有模擬想像捕風捉影奇恠百變者有淺薄掇拾隨口滑稽不經蹈履者偏長彼善自昔有之使不切理達情不根藝實則淫哇巧豔荒唐汗漫之言過耳輒了無復遺意於宋詩也遠甚况三百篇乎故善詩者必有定志高識周知博覽本始於聖賢之言師意變文涵融渾化寓理趣于聲律之內托著述於比興之餘如八音協樂五味和羹克然有成不見其迹斯能兼總百家超絕羣作古之人有如此者社子美是也余嘗記前輩有怨齋詩一聯云庭前生意

留芳草林下歸心放白鷗道德經典之文於詩何礙而薄之至此是故欲學詩非有得于學問之力雖近古疏節猶不可及况六義大要哉余適與人論詩其言以金鍼集所載大病宋作語方往復適武林劉生景清以學詩卷求題因舉切要為生告且以質諸尊君竹東侯生他日過我徐與之極論

題鍊雪齋詩文冊張寧

陸羽茶經所載原法具備其品第烹瀹節候有似神仙家鍛鍊之法至所辨用水必地之幽曠乳石漫流遠隔

淳浸者是尚與陶穀烹雪意類雪本和氣嚴凝不由地
方宛有真味迨醫所謂上池之水於茶絕宜合羽法與
穀事而風致益高此鍊雪名齋之本意也冊中作者皆
鉤深道遠脫略故常有雕灸之論甚哉鄉先輩之奇于
文也因竊歎漢唐之時文猶爾雅公府而下士大夫居
室妄自標榜者絕少為之文者亦惟紀叙其實而華之
以論議耳不專以名言相夸也繇宋及元人不古若凡
里居林屋山園池館甚者置一器物繪一樹石皆巧有
名稱以相矜侈為之文者一切依題竝號固已淺近况

有立異以為說鑿空以為高徇俗以為好爭奇競妍擬
非其倫以相遷就其上者不過莊惠之流而下焉者益
蔑如也於紀載之實何有噫淳朴既散巧偽日滋民之
居處飲食亦不能不眩於名實况文與行哉此冊有圖
有記有說有題詠皆為崇德陸景宣作為海昌沈景暉
所得噫距洪武至於今僅百年跡其詞翰又非今日可
及矣顧瞻遺文益增浩歎也

夕惕齋詩集後序 陳獻章

受樸於天弗鑿以入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

發而為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鍛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晉魏以降古詩變為近體作者莫盛于唐然已恨其拘聲律工對偶窮年卒歲為江山草木雲烟魚鳥粉飾文貌蓋亦無補于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儒先君子類以小技目之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

人倫日用而見為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今之名能詩者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高者為霓裳羽衣白雪陽春稱寡和雖非韶護之正亦足動人之聽聞是亦詩也吾敢置不足於人哉少叅任君蒞吾省間過白沙携其先公詩集求言於卷末予故以詩道畧陳之若夫先公吟咏之情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云

認真子詩集序 陳獻章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哀

生焉於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為雲飛或為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非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

年于茲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乎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乎天和不求合於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辯得失不為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也夫道以天為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顏孟大儒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為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所謂

大儒者工於道不工於詩歟將未至於詰乎天其言固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弗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於世或者又謂詩有別材非閔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帝王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都憲朱公以其所為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真子集授簡於白沙陳獻章曰為我序之公昔語我於蒼梧曰詩非吾所長公豪於辭矣

而未始以為足認真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而吾以是覘公之晚節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况於盡人乎謂吾不能於詩而好為大言不知言者也公名英字時傑郴陽人由進士歷官中外節用而愛人

定山先生詩集序 李承箕

箕聞定山先生之于詩嘗求之往古以三代之餘波流至于纖穠偶麗而穆穆熙熙之風衰矣近體莫盛于唐而唐莫盛于天寶于是求之少陵以其大而肆憂愁而流離自以為未足于是又求之宋元之間破簡齋的契

劉因三昧餘則決其長垣啟其肩鑰親見其人而下上
一堂之上風蹕乎宇宙電跳乎岩谷濤春乎高天冰僵
乎厚地乘之以盛氣將以掃而空之夫以驚風震雷一
鼓而雨物固有生者矣苟不伺夫三日之甘而欲求速
化之術未見其能濟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
自得之則居之安也皆得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
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蓋有不援天道而忽
人事之切當不涉虛詭而悟情性之自然不言鳶飛魚
躍不必隨柳傍花天機默契乎無聲真樂何闕於外物

是故定山之詩非魏晉詩非唐非宋非元諸名家詩定
山之詩四方學者爭讀之每以不得其全為恨猷臣賣
馬鏤板行之俾予繫一言於首

同年倡和詩引張詠

成化甲辰放進士榜予省與者凡十有五人迄今存者
僅七人耳七人者為楊君景昌吳君美中羅君公旦盧
君克潛馬君廷進葉君子冕其一人予也正德丁卯同
年侯官林公粹夫以憲副督學于予者亟欲為同年一
會也久矣往者奪于公事今歲暮秋公走東并詩約十

月朔假予第為會蓋公以予杜門幾二十年假予第所以就予也是日適予以弱息病阻因次韻荅公意欲公改會於崇報寺而姑舍予公弗諾第改日如舊約焉未幾公以太夫人憂解官不日去矣僉謂公之盛舉雖弗成而公之盛意與夫佳製固在也因率衆和聯書成卷以為公行贈俾予引諸端嗟乎人生兩間事有數至于離合戚喜之小亦莫不有數存乎其間如一會易事耳方公既刻日舉矣而阻於予復改日矣而公以憂去竟不之果焉矧乎出處顯晦之大者可逆料邪由是

以觀吾人不能安分聽命而屑焉運知謀事為之末亦多見其惑矣且公詩有云相逢不久還相別遂成詩識豈非數耶予既潛引附以和詩二首繼之公詩以見倡之端而四君之和以齒次書於後時克濟在香山廷進在河源公雖有詩寄之其和與否未之見故弗獲入焉

竹巖詩集序 張翥

詩之為體也甚微而其為用也甚大是故蓄深養厚者其氣充然而其為辭也沈婉以粹其次雄渾以博其次

平易以直爲不爾則急躁以雜矣膚淺以俚矣艱澁以晦矣良由發之性情胷次卒弗能掩如是而夫人所蘊所立恒於詩焉可考見與夫觀人臧否得失亦恒於詩焉不差尺寸也第目力大小具否何如存乎人耳三百篇後詩人類以功力深造力至功完而法具矣詩不能不爲之傳也蓋以詩而重其人焉其間氣節功業之著其人自不能不白于天下後世者則其平生所著作亦不容以弗傳也蓋以人而重其詩焉若竹巖詩集其一也竹巖詩乃前輩河南方伯程公所作其子今知肇慶

府事時昭所收錄時昭之僚友別駕白君騰霄力請刻之郡齋以傳焉者也刻已二君專使具簡書禮幣徵走文爲之序走嘗讀篁墩文集中有爲公墓銘稱噐字學問行檢才識在一時負公輔之望如公者不可多得則公之爲人蓋新安之傑然者也至論其爲學不事辭藻雖時賦詩而緘其稿諱其名終不以自見也跡是以觀公不惟不專以詩名而其詩雖作當時人已不可得而盡見也况蓋棺之後乎茲集時賴時昭克肖而能收錄云爾然亦存十百於一二也公敬歷中外幾三十年會

計之積甘棠之愛赫然照當時而篁墩猶以為世亦未
盡知之則公卓然為新安之傑蓋不誣矣故其為詩也
雖不拘焉資於功力而性情之困幅辭意之和平無
急躁膚淺艱澁之病亦不愧乎古之作者矣矧其人之
可重乎時昭允濟公美其治肇慶也藹然子惠之風騰
霽仰高先哲尤篤同僚兄弟之誼俱足以成郡治而樹
民彞是皆可筆也走因序公詩故併及之公名泰字用
元竹巖其別號也由景泰甲戌進士起家為大司徒屬
出叅廣右政至左轄云

書白汝先生詩藁後謝復

先生之詩或豪或縱或險或戲大肆情於風花雪月之
間不拘法律自成一家其氣象頗類邵子而詞或右與
有非淺近所能窺者景泰甲戌嘗游先師康齋吳先生
之門甚見推許遂以所學倡東南後十年復始至小陂
聞其名渴欲見之而未能也弘治辛酉與方進士純吉
評詩及接先生石翁近藁心竊疑之適小兒歸自嶺南
復得先生所為詩讀之晚年所得專主於靜似有戾乎
先師之說蓋其所與游者定山太虛諸人日積月累與

之俱化故其形于篇什者多空寂長生之術而君子有不屑焉世之高明迺相祖述以為吾道之宗僕惑茲甚噫安得起先生於九原而解此惑耶諷誦之餘竊附鄙說于後以俟知者

敬菴詩集序

羅倫

倫

莫論其高深莫論其淺近通乎性情止乎禮義而已夫竒高深而卑淺近論詩之通病也以性情禮義為主而不論其高深淺近焉達於論詩者也三百篇之為詩國風淺近雅頌高深然本之性情止乎禮義風雅無異也

聖人皆錄而不棄焉後世之為詩若李太白黃山谷非不高深也陶淵明白樂天非不涉於淺近也然君子皆錄而不棄焉何也夫性情猶水也禮義猶防也水止於防性情止於禮義則不流而淫不流而淫則其為詩也固風雅之遺意矣然則高深者吾取之非取其高深也取其禮義也淺近者吾取之非取其淺近也取其禮義也故曰論詩以禮義為王者達於論詩者也高深而過於鬼刺淺近而流於鄙俚君子無取焉若敬菴先生之詩其禮義之發於性情者乎吾固未暇論其深淺也倫

自弱冠則聞先生之名以為卓然長者之風欲一見而不可得也後二十年得與先生之子游故家遺俗猶有在者故為叙先生之詩而傳之使知先生之可傳者不獨其詩也先生諱某字常悅姓丘氏鰲溪人

國風蕭冰厓詩集序羅倫

詩非為傳世作也本乎情性止乎禮義詩不能以不傳若三百五篇是已當周之盛國風之詩多出於田夫閨婦之口而其辭義之奧音節之正皆可以被於弦歌而為法於天下夫豈學而能哉蓋先王仁義禮樂之教自

閨門而達于邦國由朝廷而下于閭巷所以漸其心志而形諸四體和其聲音而發于文章有不自知其如此之盛也王迹既熄風雅道喪宏材碩士句攻字琢用意非不精用力非不動卒無異空花眩目好音過耳夫豈才之相遠哉所以教而化之者無其本也然太極之運不息則人心之天不喪是故豪傑之士間生其中亦無愧於古者若靈均之憂憤杜陵之忠憤陶彭澤之沖澹皆本乎性情之真庶乎禮義之正關於民彝物則之大視風雅不知何如惡可以後世之詩例視之哉宗氏有

國三百餘年治教之美遠過漢唐道德之懿上承孔孟
南渡以後國土日蹙文氣日卑而道德忠義之士接踵
於東南其間以詩詞鳴者格律之工雖未及唐而周規
折矩不越乎禮義之大閑又非流連光景者可同日語
也若冰崖蕭公亦其一人矣公諱立之寧都蕭田人登
進士科仕至通守遭世搶攘未及上廼自放於時當其
意到睨若觀岳馬矯若凌雲鶴媚若春園之桃李蒼若
冬嶺之松筠視三君子者不知何如亦南渡以後之高
品也公詩宗江西派澗泉趙公章泉韓公雅愛澗谷羅

公公為澗谷所知則其詩可知矣同時以道德鳴者草
廬吳公以忠義著者疊山謝公公納交於草廬又見知
於疊山則其人可知矣公子士贇註李太白詩今行於
世公集舊板燬于兵嗣孫儀鳳繼顯前聞欲重壽諸梓
屬其序予嘗病科舉之業詞賦之工害天下之學術欲
變之而未能乃為公序而傳之何也喜其近於本不為
無益之空言也

